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六

楊慈湖先生

衆人見天下無非異聖人見天下無非同天地之間
萬物紛擾萬事襍并實一物也而人以為天也地
也萬物也不可得一也不可得而一者睽也睽
異也故不可得一者衆人之常情而未始不一
者聖人之獨見非聖人獨立此見也天地萬物之
體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
人惟執其途而不知其歸溺其慮而不知其致夫

是以見其本而不見其末轉移于事物而不得其會通聖人懼天下遂悖于此而不得返故發其義于睽之彖夫天穹然而上地隕然而下可謂其相絕聖人則曰其事同也今考天地之事陰陽施生同於變化同於造物謂之同猶無足甚疑至於男女斷然不可以爲一人聖人將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則亦有可指之機曰其志未始不通也夫以男女之不可以爲一人而今也其志則通通則一然則謂之一可也又豈特男女之若可以說合者爲

然舉天下萬物如鳶之飛至于戾天魚之躍乃下離于淵孰知鳶之所以飛者即魚之所以躍者也林木之喬聳砌草之纖短判然賦性之不同而體質之殊絕也孰知木之所以爲喬而聳者即草之纖而短者也苟于此而猶有疑則試原其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異於草草果有異於木乎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萬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數名謂之心亦謂之道亦謂之易聖人諄諄

言之者欲使紛紜者約而歸于此也

曾子見夫子之道只尋常忠恕之心便是故曰忠恕而已言不必外求只此已足且何以知其已足夫子之道窮之則無窮究之則難盡曾子何所見而謂盡在于此此非曾子胸中洞徹無疑豈敢爲此斷然之論向者曾子知有孝弟而已知事吾親而已他不知也事親之心自是事親之心與他人之心自是與他人之心斷不相似一旦聞夫子一貫之誨正觸此機忽通其礙向之二今之一也忠恕之心即吾孝友之心即吾事親之心一而無二通而無間不可別擇漫舉一事言之即夫子之道何淺何深何內何外不曰孝弟而曰忠恕蓋曾子從其所通者言之使曾子縱言之則曰仁義而已矣亦可也曰禮敬而已矣亦可也曰和樂而已矣亦可也曰中而已矣亦可也曰正而已矣曰順而已矣亦可也掃洒應對而已矣亦可也曰事親從兄而已矣亦可也讀書不可只讀紙上語

聖學之不傳學者之過也學者之過在於不求之心

而求之名也此心之中孝弟忠信仁義禮智萬事
畢備惟所欲用無非大道其見于事親則謂之孝
其見于事長則爲之弟見于事君則謂之忠見于
朋友則謂之信居家而見于夫婦則謂倡隨居鄉
而見于朋友則爲有序是心之發雖紛紜萬殊而
非萬殊也一氣運而爲四時其始達謂之春盛長
謂之夏肅殺謂之秋冬時雖四而氣則一也欽明
文思一堯也溫良恭儉一夫子也今夫見孺子入
井而怵惕惻隱者仁也及遇夫大賓則又升降揖
遜而爲禮此時也豈一人而二人也哉嗟夫學者
藩以私情蔽以小知絕聖人之大道昧人心之固
有持異端邪說而欲立于清虛無爲之境吁可傷
哉

可強可弱者血氣也無強無弱者心也有斷有續者
思慮也無斷無續者心也能明此心則思慮有斷
續而吾心無斷續血氣有強弱而吾心無強弱有
思無思而吾心無二不能明此心則以思慮爲心
雖欲無斷續不可得已以血氣爲已雖欲無強弱

不可得已雖欲造次于是顛沛于是無須臾不于是勉強從事不須臾而罷矣况于造次乎况于顛沛乎書曰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如此則亦僞而已矣非誠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者皆知所求放心而不知何者爲心何者爲放何者爲求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要先明吾之本心然後能知放知放則知求之矣吾之本心無他妙也甚簡也甚易也不損不益不作不爲感而遂通以直

而動出乎自然者是也是心與天地同功用與四時同變化喜怒哀樂無不中乎道則亦更何求也惟蔽于物而動其心於是始放而求之他矣故貴于求然人心至于放鮮有知所以求之者彼且以爲爲悖亂爲奸詐爲淫泆爲暴酷者吾之本心然也一旦欲使之勿如此遂有束縛急迫之患則曰殆不若姑縱之而聊以自適也不知此心之放于外離于我而逐于物者之妄心則然吾本心何嘗如是哉知吾本心廣大虛明直方剛健外物舉

言作語要 卷之六 五
不可入于其間則苟求之固在我矣亦何憚惟其
不知也故天下之爲小人者舉不可深罪人孰不
爲君子爲善人不知吾心之本善也不知乍見孺
子將入于井其怵惕隱之心卽吾本心也不知
徐行後長者之心卽吾所自有之良心亦堯舜之
心也既不知吾良心本若是其坦易或求之則又
若迫而求之他既求之他則無斯須安者其必至
之勢也

心非有體之物也有體則有所有所則可以言存心

本無體無體則何所存孟子之言存乃存意也存
我也有存焉有不存焉非其真者也人心卽道喜
怒哀樂神用出入初無體之可執至虛至明如水
如鑑寂然而變化萬象盡在其中無毫髮差也彼
昏迷妄肆顛倒萬狀而其寂然無體之道心自若
也道心自若而自昏自妄也一日自覺而後自信
吾日用未始不神靈也未始搖動也不覺其未始
動搖者而惟執其或存或不存者是棄真而取僞
也此不可不明辨

孔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致之爲言致也人未有自至乎道者至於親喪如天地崩陷人子不復知有身此身死亡猶不計而况于他乎百無所思純一哀痛此純一哀痛卽道也子痛親履此境已至于道順達敬養無放無逸自然爲禮爲義爲忠信爲衆善百行其處家應物爲心阻則爲意直心直用不識不知變化云爲豈支豈離感通無窮匪思匪爲孟子明心孔子無意意母則此心明矣心不必言亦不可言不得已而有言孔子不

言心惟絕學者之意而猶曰予欲無言則知言亦起病言亦起意姑曰無意聖人尚不欲言恐學者又起無意之意也離意求心未脫乎意直心直意匪合匪離誠實無他道心獨妙匪學匪索匪精匪粗一猶贅辭二何足論十千百萬至於無窮無始無終非衆非寡姑假以言謂之一貫愈辨愈支愈說愈離不說猶離况于費辭善說何辭實德何爲雖爲非爲我自有之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非意也孔子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非意也此心之靈明踰日月其照臨有甚于日月之照日月能照臨容光之地不能照茆屋之下此心之神無所不通此心之明無所不照昭明如鑑不假致察美惡自明洪纖自辨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夫不逆不億者光明之所照也無以逆億爲也嗚呼孔子亦善於發明道心之妙也亦大明白矣而能領孔子之教者有幾鑑未嘗有美惡而亦未嘗無美惡鑑未嘗有洪纖而亦未嘗無洪纖吾心未嘗有是非利害

而亦未嘗無是非利害人心之妙曲折萬變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何可勝窮何可形容豈與夫費思力索窮終身之力而茫然者同何謂必必亦意之必必如此必不如彼必欲如此必不欲如此大道無方奚可指定以爲道在此則不在彼乎以爲道在彼則不在此乎必信必果無乃不可斷斷必必自離自失何謂固固亦意之固固守而不通其道必窮固守而不化其道亦下孔子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可

不可尚無而况於固乎尚無所知而况于固乎何謂我我亦意之我意生故我立意不生我亦不立自幼而乳曰我乳長而食曰我食衣我衣行我行坐我坐讀書我讀書仕宦我仕宦名聲我名聲行藝我行藝牢固如鐵不亦如塊不亦如氣不亦如虛不知方意念未作時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雖意念既作至于深切時亦未嘗不洞焉寂焉無尚不立何者爲我蓋有學者自以爲意必固我咸無而未免乎行我行坐我坐則何以能範圍

天地發育萬物非聖人獨能範圍而學者不能也非聖人獨能發育而學者不能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聖人先覺學者後覺耳一日覺之此心無體清明無際本與天地同範圍無內外發育無疆界學者喜動喜進喜作喜有不墮于意則墮于必不墮于固則墮于我墮此四者之中不勝其多故先聖隨其所墮而救正之止絕之其誨亦隨以多他日門弟子欲記其事每事而書則不勝其書總而記于此某即其所記推見當日之事情坦

然灼然而先儒未有發揮其然者先儒豈不知母
義非無而必以毋爲無者謂此非學者之所及惟
聖人可以當之故不得不改其義爲無而獨歸之
孔子先儒不自明已之心不自信已之心故亦不
信學者之心吁賊天下萬世之良心迷惑天下萬
世至靈至明之心其罪爲大

自善性流出順達而無阻滯無支離則無思也自仁
自義自禮自智何故之有何作爲之有何更以智
爲何更以思慮爲然孟子所以惡夫智者惡夫鑿

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
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滌九川疏萬水八年于外三
過家門而不入其勤勞多事如此而孟子以爲行
其所無事者禹曰安汝止安汝止者如四時之錯
行如日月之代明不屬知故也雖思而不支雖爲
而不離也是以日應無窮之事如無一事也感而
遂通而無思無爲也禹之智如此雖曰智猶未嘗
用智

人之舉心神物即知

耐事而未免胸中有停留未為盡善

學者以所得填塞胸中中毒之際復不自覺顏子屢空還有此否

臯陶曰謹厥身脩思永始如此終不如此非永也靜如此動不如此非永也晝如此夜不如此非永也今日如此他日不如此非永也思如此不思則不如此非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而必曰思者思夫不可得而思者也斯永也永非思之所可及也思而勿覺覺非思也斯永也孔子曰天下何思何

慮謂此也曰毋意謂此也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

謂此也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

為而萬物必照此永也一日意慮不作澄然虛明

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一日之永

是謂日至一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

無思無為而萬物畢照此一月之永也是謂月至

三月意慮不作澄然虛明如日月之光無思無為

而萬物畢照此三月之永是謂顏子三月不違仁

三月之外猶有違焉雖不遠復如雪入水泯然無

際而未純也文王之德之純永也維天之命於穆
不已永也生如此死不如此非永也所以能範圍
天地之化者此永也所以發育萬物者此永也古
志謂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此永也所以
事親者此也所以事君者此也所以從兄者此也
所以親夫婦所以友弟所以與朋友交者此也所
以泛應酬酢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者此也人謂之
心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人皆有是心皆具此
聖而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惟先聖所以佑啓後學之意豈徒事文貌爲講說而
已人咸有良性清明未嘗不在躬人欲蔽之如雲
翳日是故不可無學學非外求人心自善孩提皆
知愛親及長皆知敬兄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人心
自仁大道在我無所不通聖人曰時習明其無時
而不習也無時而不習非學而能慮而知有所思
焉思有時而止有所爲焉爲有時而已匪思匪爲
匪合匪離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其與人爲忠其恕
人爲恕其節爲禮其和爲樂其知爲智名殊而道

同意慮不作其學常通清明有融故樂生其中夫孰得其所始又孰窮其所終聖人謂時習而悅斯可言學苟未能無時而不習有斯須之違焉不可以言學或自以爲時習矣有滯留之意無油然而樂亦不可言學時習而悅此善學之驗大哉聖言洞照學者心術之隱微萬世不可違其有違者所學必非千失萬過孰不由意慮而生乎意動於愛惡故有過意動於聲色故有過意動於云爲故有過意無所動本亦無過先聖所以每每止絕學者

之意門弟總記之曰無意爲是故也從游三千獨曰顏子好學日至月至者不與何謂至至止也書曰安汝止良性寂然清明而不動自知自信自清自明自寂自止雖萬變萬化交擾叅錯而實無所動故曰至又曰止至矣止矣何以學爲吁本心雖明故習尚熟微蔽尚有意慮萌蘖卽與道違道不我違我自違道有我斯違無我無違有我斯動無我則無動我本無我意立而成我日至之外猶有違焉意起而動故也月至則益熟矣月至之外猶

有違亦意起而動故也至於顏子三月不違益精益一三月而往猶微有違不遠而復純一如故不動如故變化云爲皜皜精白是謂時習而悅之學是謂文王之德之純是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謂吾道一以貫之是謂天下萬世生民自有之性人皆以兀坐端嘿爲靜吾獨以應酬走趨爲靜人皆以應酬走趨爲動吾獨以兀坐端嘿爲動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云

善止者

行善行者止知止而不知行實不知止知行而不

知止實不知行知行止之非二而未能一一皆當其時猶未爲光明人之精神盡在乎面不在乎背盡向乎前不向乎後凡此皆動乎意逐乎物失吾本然自有不動之情故聖人教之曰艮其背使其面之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雖有應用交錯擾擾萬緒未始不寂然矣視聽言動心思曲折如天地之變化矣惟此爲艮惟此爲止其所苟艮其面雖止猶動知其動而剛止之終不止也惟艮其背則面如背前如後動如

靜寂然無我不獲其身雖行其庭與人交際實不見其人蓋吾本有寂然不動之性如水鑑如日月光照四達靡所不照目雖視而不流於色耳雖聽而不流於聲照用如此雖謂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可也水鑑之中萬象畢見而無實也萬變畢見而實虛也止得其所者言不失其本止也非果有其所也非本不止而強止之也孔子曰言不盡意謂此類也使有我則有所矣夫天下何一物之不妙也豈獨無形者爲妙而有形者不妙耶豈獨無形者爲道而有形者不道耶未始不一人自不一庭者堂之前兩階之間正人物交際之地而曰行其庭不見其人非果無人不動乎意矣雖見而非見也見則意動而遷非止也天地之變化豈有所動哉日月之靡所不照豈有所見哉

此身尚非我有萬物亦何足道

子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此心在道則不在物在物則不在道耻惡衣惡食是墮在事物中爲事物移換未能格物而欲致知是無

理也格物不可以窮理言文曰格耳雖有至義何爲乎轉而爲窮文曰物耳初無理字義何爲乎轉而爲理據經直說格有去義格去其物耳程氏倡窮理之說其意蓋謂物不必去去物則反成僞既以去物爲不可故不得不委曲遷就而爲窮理之說不知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古人謂欲致知者在于格物深病學者之溺于物而此心不明故不得已爲是說豈曰盡取事物屏而去之耶豈曰去物而就無物耶有去有取猶未離乎物也格物之論

論吾心中事耳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滓去則水自清矣天高地下物生其中十百千萬皆吾心耳本無物也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有何思何慮事物之紛起於念慮之動耳思慮不動何者非一何者非我思慮不動尚無一與我孰爲衣爲食必如此而後可以謂之格物格物而動于思慮是其爲物愈紛紛耳尚何以爲格若曰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知至吾知其

不可也程氏自窮理有得遂以爲必窮理而後可
不知其不可以律天下也

逐物之久猶如夢

無貪戀則自然見道

此身乃天地一物不必兜攬爲已

處高堂則氣寬處茆屋則氣歉對風月則氣清當晦
昧則不爽類皆如此以其有我也

生一世只忙迫一場便休

好學之心一興則凡在吾身之不善自消至於面目

塵埃亦去矣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記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
猛恭而安此非夫子學溫又學良學恭又學儉也
亦非學溫而厲又學威而不猛又學恭而安也初
學者則然至于適道則不然矣而况于聖人乎人
心自神人心自靈人心自備衆德不學而能不慮
而知自溫自良自恭自儉自讓自溫而厲自威而
不猛自恭而安人不自知因物有遷故昏故失自
適道而上則自知自信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於鄉黨一篇所載皆非聖人所勉強爲人之所不能亦非聖人之過此心而爲此皆聖人率此自然耳夫道在聖人當哀而自哀當樂而自樂當敬懼而自敬懼當舒徐而自舒徐當微哀而自微哀當極哀而自極哀當甚敬而自甚敬當小敬而自小敬不待斟酌審處聖人之心自如此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無窮之義皆自性中出也

渾然一貫之妙初無形氣之殊人自昏亂人自狹小其蔽漸釋故覺漸大其實不然譬之鑑有塵翳之乃失其明漸去其塵其明浸廣非本明之有大小由去塵之有次第也

孟懿子問孝夫子對以無違孟武伯問孝夫子對以父母惟其疾之憂子游問孝夫子對以敬子夏問孝夫子對以色難所問則一所答則異夫子之意安在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

人之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

之也孟懿子蔽處在違禮武伯

蔽處在父母不以疾而憂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

蔽處在色難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固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與人以其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子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與觀群怨孰

非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

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之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言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于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取三百篇之詩而歌咏之其本有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

諸彼學者有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
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
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者
有三省之序而心無三省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
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
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
與群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
爲怒爲怨可也邇事父可也遠事君亦可也授之
以政可也使之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
是謂不面墻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

學者當先讀孔子之書俟心通德純而後可以觀子
史學者道心未明而讀非聖之書溺心于似是而
非之言終其身汨汨良可念也孔子之言奚可不
精而思之熟而復之今孔子之言出於學者之所
記錄猶或失真况于非聖人之書其害道者多與
或問仁程正叔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
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雖然使未有論語孟子時
無可類聚又將若之何孔子未嘗教人類聚類聚

體認無非意路且孔子曰居處恭恭而已無意也執事敬敬而已無意也與人忠忠而已無意也微致意焉卽迂曲卽造爲卽不忠信卽不正直所謂復禮復我本有之禮三千三百經條明白不勞作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何意之有先聖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者覺之始仁者覺之終不覺不足以言知覺非心思之所及而猶未精一精一而後可以言仁

汲古問益卦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或以爲雷行風從相資而相益此說是否先生曰見善則遷有過卽改當如風雷之疾如此則獲益也人誰無好善改過之心或有以爲難而不能改遷者患在於動意意果不動則虛無物如鏡之空何善之難遷何過之難改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以舜之道心精一故無阻滯也聖人不貴無過貴於改過

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

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中庸亦云齋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蓋嚴重則此心不放逸自然有德威所學亦固此要當知主於忠信忠信即吾之心吾之心日用平常無詐僞是爲忠信是即吾之主本非吾心之外復有忠信也人皆有此忠信之心而不自知其爲吾之主本故夫子明以告之使弗外求學者既自省主本又當親賢以求助不可友不若已者求親於我固不可拒若不來求而我自友之好之與勝已者疏與不如已者親畏人之壓已樂人之奉已此學者大患又有雖能親勝已之友謙虛樂善而止於此憚於改過此尤切身大害學道無他改過而已高明之士往往不無過而改過之士誠爲難得此心虛明一無所有安得有過因起意故生過

以舜大聖而猶不知十二章之象使禹明之以孔子大聖而猶不知魯廟此皆斷斷之說而後世之士耻於一物之不知亦愚矣詳於其所不必盡知而畧於其所不可不知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

衆也

學有進時如龍換骨如鳥脫毛身與心皆輕安享福
無已人知進學其處世如享醇酒怡怡融融
動靜語嘿皆天性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陳白沙先生

天地間一氣而已誠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
自壯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
已夫變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况於冬
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

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
以撥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
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

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

人具七尺之軀除此心此理之外無可貴矣渾是一包膿血裏一塊骨頭耳饑能食渴能飲能着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為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人惟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尚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

以吾之一身散而為百體拔其一毛而心為之痛是孰使之然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而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跖之徒也夫三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則喜稱其惡則怒是何心哉

子謂董子仁曰平生問學一事極索理會不可悠悠

人一身與天地參立豈可不知自貴重日與逐逐者伍耶

古之人處老有道處病有道處死有道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處之之道乎

知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求之在我毋泥見聞優游厭飫久之然後可及也

一真一切真得門而入者無遠弗届也

推之欲其高及之欲其實用心於內者如是

夫人生幾何徒以難得之歲月供身外無益之求弊弊焉終其身而不知悔惜哉

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章初學時月是如此更無別法也凡學皆然不止學詩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進修在我成我者天也

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子謂湛生曰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木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顛若履平地四顧洒然尤爲奇絕

子謂馬貞云神理爲天地萬物主本長在不滅人不
知此虛生浪死與草木一耳病而至此當大爲休
置縱未至灑脫漸消撓亂幸而天年未盡便後此
覺悟神理日著非小益也

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事不揆諸道徒人言是徇奚可哉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須觀今日事體所關輕重大小酌以淺深之宜隨時
屈信與道消息若居東微服皆順應自然無有疑

滯孔子曰知幾其神乎今以衆人有滯之心欲窺
聖人至神之用恐其不似也

言詞不能盡人詞氣足以見人有諸內形諸外識者
觀之思過半矣故嘗謂文字之學非也學豈在是耶
子謂廷實曰吾輩作詩非只喜跌宕而已跌宕中又
要穩實乃佳耳

子欲學詩自古未有足於道而不足於言者也學人
言語終是舊套子

近體可驟看久看則別古選總看便不似不知平日

與秉常論者何如以吾子之才加以涵養之力必當得之未用催促也

詩不用則已如用之當下工夫理會觀古人用意深處學他語脉往來呼應淺深浮沉輕重疾徐當以神會得之未可以言盡也到得悟入時隨意一拈卽在其妙無涯每見所作只是潦草如忙中應事無味可味

諸作驟看似勝前細看詞調欠古無優柔自得忘言之妙看來詩真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脉絡緩急浮沉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此亦詩之至難前此未易語也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迹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如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太安排也

比歲聞南京有莊孔易者能自樹立於辭不一雷同今人語心竊喜之稍就而問焉果於奇無窮及退取陶謝少陵諸大家之詩學之或得其意而亡其辭或得其辭而遺其意或并辭意而失之其所謂

言信語要 卷之六
風生葷血終欠一洗之力

讀書非難領悟作者之意執其機而用之不泥於故紙之難也

不得師傳口授終無自悟之理吳草廬亦云提耳而誨之可使不識一字之凡夫立造神妙

夫士能立於一世或於道德或以文章或以事功各以其所長其出處語默進退去就不能皆同亦不期於同也

子謂廷實曰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惡在其能靜耶

論李廣射石沒羽曰至誠則金石可開又舉莊子語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辨此理殊可悅領今老矣惟曰孳孳豈能及也

子謂東所云百錢自喜貧者說金學能以此自檢其過人遠矣

子語廷實云斬釘鐵鐵工夫當自益但須由其道耳由其道而往無遠不至也

虛已其難乎若能克去有我之私當一日萬里矣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
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
無時而或息天下何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
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
壞了人也

先生云得定山三月九日書云於是月告病不識此
機發之早晚在考察前尚有一分之說在考察後
則更無說矣拙詩云百年將滿日心亂不成詩易
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竟何謂哉據如是殆不可

開眼衡山之行吾其可已耶

子喟然嘆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吾以待時之
人可也聖人不為也吾以待門人子弟不已薄乎
朋友求可與言者不可得世味之移人者不少大者
文章功業然亦為道之障為其溺也

惟一味守此益信古人所謂自得者非虛語日夕與
二三友討論所未至亦殊不厭惟有志者少薄俗
振作尤難日邁月征良可憂耳

子謂羅先生杜門廣昌張內翰會講西山克恭闢書

齋於後圃靜坐其皆不以病廢學者乎

進退未決譬之不立背水陣終難守勝敵也

非止疾痛之爲心害心寓於形而爲主主失其主反亂於氣亦疾病之所由起也今人惟知形體之爲害而不知歸罪其心者多矣心之害大而急者莫如忿爭

以心馭氣之術試效立見矣但日用應接之煩不免妨奪而工夫不精

禪家之語初看亦甚可喜也然實是籠同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之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擇貴之精也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則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看破也更將中庸首尾緊要處沉潛要見着落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

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苟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已而非人則其失均矣

文章功業氣節其皆自涵養來歟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見理明後自然成就者大矣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孔子豈欺我哉

予書每於動上求靜故而不放留而不留此吾所以妙乎動也得志弗驚厄而不憂此吾所以保乎靜也法而不囿肆而不流拙而愈巧剛而能柔形立而世奔焉意足而竒溢焉以正吾心以陶吾情以調吾性此吾所以游於藝也

書法

士從事於學功深力到華落實存乃浩然自得則不知天地之爲大死生之爲變而况於富貴貧賤功利得喪詘信予奪之間哉

受朴於天弗鑿於人稟和於生弗淫以習故七情之發發而爲詩雖匹夫匹婦胷中自有全經此風雅

之淵源也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

王陽明先生

問操存舍亡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說
學者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原是如此則操存工
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爲亡入爲存若論本體
原是無出無入底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
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旣無所出何入之有
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
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

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草花一般何嘗有善惡之分乎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則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

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著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自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旣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底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于理不去又著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去草如何是

一循于理不著意思曰草有妨害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著了一分意思即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于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着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

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著不得意故有所忿懣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如此即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窻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何爲而學學箇

甚麼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已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此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底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會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地外別無箇見

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常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問上達功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嘗學且須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皆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暢茂條達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力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

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只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工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底工夫徐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存箇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底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格物是誠意底工夫明善是誠身底工夫窮理是盡性底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底工夫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効驗二友惘然請示先生曰吾輩今日用工

只是要爲善之心真切這箇心真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効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合得本體是工夫做得工夫是本體

問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閑思禱念如何亦可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箇做劫盜底思慮何也以汝原無是心也汝若於貨

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閑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說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稿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

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丁截鉄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真實工夫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是一個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個軀殼底己不曾爲個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個軀殼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底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安逸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

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
令人心發狂這都是害耳目鼻口四肢底豈得是
爲汝耳目口鼻四肢底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
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
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纔成得個耳目口
鼻四肢這個纔是爲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
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底物事
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
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

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
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
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
心亦不專是那團血肉如今已死底人那一團血
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
視聽言動底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便
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
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
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

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底誠身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始無終只是此一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爲已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即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念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果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稿木死灰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今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

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底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聞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言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

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融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名好利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想着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想着然平日好貨好色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旣未嘗無即

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
個便是汝之真已這個真已是軀殼底主宰若無
真已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即死汝若真爲
那個軀殼底必須用着這個真已便須常常保守
着這個真已底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
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
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爲已之
心方能克已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
已之心不能克已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
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
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
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個天理
正之問戒惧是已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已所獨知
時工夫此說何如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
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
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工便是作僞便是
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底萌芽此處

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底誠身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始無終只是此一個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已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即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耶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念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果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稿木死灰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于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

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底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聞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言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

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融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名好利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想着何以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想着然平日好貨好色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

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疴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原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時只是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是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惡動之心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

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未發之中雖專指靜時言就發之時此心不爲喜怒哀樂牽引汨撓明覺寂然不動即所謂動亦定者也若有所牽引汨撓即是動於氣動於欲矣既有動則其所發必不和故未發之中即是發而中節之和節之和即是未發之中無動無靜體用一原者也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個格式此便是執一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纔遇事便不同何也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

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動亦定靜亦定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
生曰天地氣機原無一息之停然有個主宰故不
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
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
變只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
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
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

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
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雜也人到
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
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量有輕重堯舜猶萬鎰
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
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
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
之精金以五千鎰而入于萬鎰之中具足色同也
以夷尹而廁于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

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
純乎天理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
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謂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
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
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
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
所爭不多則煅煉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
煅煉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純駁有中人以上中人
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有學知利行其下者必

須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
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
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
許多智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
着工夫徒斲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
形迹上比擬智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
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煉成色
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量務同彼之萬
鎰錫鉛銅鍍襍然而投分量愈增而成色愈下既

其稍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感大有功于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簡易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兩以煅煉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起

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底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底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比較分量底心各人儘看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個個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底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

就自己心地良知良能其所不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築紂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原須從本原上著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母兄弟又

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率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精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個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實想懸想何益

言作詩要 卷之六
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蕭惠問死生之說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着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纔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更有甚麼死生

學於古訓乃有獲非謂其通于文辭講說口耳義襲而取諸其外也乃如古訓而學其所學嘿而成之不言而信而有得于心之謂也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汲汲于事功聲譽之間如地之下

而無所不承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一于天德戒
惧于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曰此只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
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
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
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便須反在自心上體當
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
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爲學頭腦處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

渾然聖賢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
畧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
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狀是又將聖人所畫
模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聘其技其失真愈
遠矣

君子論事當先去其有我之私一動于有我則此心
已陷于邪僻雖所論盡合于理旣已亡其本矣
人之是非毀譽如水之濕如火之熱久之必見豈能
終掩其實者故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

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增益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所以自脩而平物也

君子與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此所以爲易簡之道世入之心祿于計較譽毀得喪交于中而眩其當然之則是以處之愈周計之愈悉而行之愈難也

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故大知

覺于小知小知覺于無知大覺覺于小覺小覺覺于無覺夫已大知大覺矣而後覺于天下不亦善乎然而未能也遂自以小知小覺而不敢以覺于人則終亦莫之覺矣仁者固如是乎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故已有分寸之知即欲同此分寸之知于人已有的分寸之覺即欲同此分寸之覺于人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譬之凍餒之人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而又偶聞樹

禾樹桑之法將試爲之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使
之共爲之也亦何嫌於已之未嘗樹藝而遂以不
告之乎

唐荆川先生編纂諸儒語要卷之六

